

大时代呼唤大作品

■凌行正

的专业作家和广大的业余作者纷纷拿起笔来,为描绘我军的光荣史、英雄模范人物而挥毫泼墨,为弘扬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而引吭高歌。老将军萧克将他在烽火硝烟的战争岁月里写的一部手稿拾了出来,经过加工修改后交给我社出版。这部反映红军战斗生活的长篇小说《浴血罗霄》后来荣获了“茅盾文学奖”。胡耀邦同志读了该书后给萧老将军写了一首诗:“寂寞沙场百战身,青史盛留李广名。夜读将军罗霄曲,清香伴我到天明。”老将军洪学智在百忙中撰写了一部经典之作《抗美援朝战争回忆》,新华社为此发了一条专稿,称“原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后方勤务司令员洪学智将军的《抗美援朝战争回忆》,近日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洪学智是当年首批入朝、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全过程而唯一健在的志愿军领导人,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的回忆录,具有真实性、权威性特点,许多史料第一次披露,是有关抗美援朝战争的珍贵文献。”

青藏兵站部运输科长张鼎全被癌症病魔缠身,在病床上写出了心血之作《雪祭唐古拉》,反映自己在风雪高原奋斗21个春秋的亲身经历,讴歌了高原汽车兵“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在读者中产生强烈共鸣。被誉为“钢铁战士”的特等残废军人刘琦,把塑料软管捆在断臂上,凭着右眼一丝微弱的光感,历时四载,写成了以自己经历为素材的中

篇小说《去意彷徨》,被评论界称为是“一曲催人泪下的生命之歌”。

与此同时,《解放军文艺》和《昆仑》发起征文,举办笔会,文学新人辈出,佳作不断涌现,在军内外获奖者众多。短篇小说如《天山深处的“大兵”》(李斌奎)、《最后一个军礼》(方南江、李荃)、《汉家女》(周大新)、《三角梅》(王中才)等;中篇小说(集)如《射天狼》(朱苏进)、《红高粱家族》(莫言)、《山中,那十九座坟冢》(李存葆)、《雪国热闹旗》(刘兆林)、《彩色的鸟,在哪里飞?》(海波)等;报告文学如《唐山大地震》(钱钢)、《在这片国土上》(李延国)、《蓝军司令》(江永红、钱钢)、《河那边升起一颗星》(朱秀海、袁厚春)、《无极之路》(王宏甲)等。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1990-1991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奖中,部队有18位作者获奖,名噪一时;从书方面,策划出版了“当代军人风貌丛书”(14册)、“雷锋在我们队伍中丛书”(10册)、“新中国纪实丛书”(16册),以及扶持部队文学创作新人而编辑的“昆仑文学丛书”(三套,共收入36位青年作者的作品)。——以上举例,篇幅所限,挂一漏万,实有遗珠之憾。

军事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对于鼓舞士气,激励斗志,筑牢军魂,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发挥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我们曾将这些刊载着优秀作品的书刊送到老山前线阵地的猫耳洞里,边防官兵们争相传阅,爱不释手。尤其是那些反映前线战斗生活的作品,更是受到

到指战员们的喜爱。我们还把这些书刊送到遥远的南沙群岛的岛礁上,在永暑礁召开的座谈会上,守礁的战士们说:“岛礁上生活艰苦、单调,最大的困难是寂寞,最大的享受是吃一顿新鲜蔬菜,看一本新的书刊。你们千里迢迢送来精美的精神食粮,真是雪中送炭啊!”军事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着特殊的促进作用。1985年初,涌现了一名“青年智力拥军模范”黄景秋,她是黑龙江省富锦县第一小学教师,她以“王敬军”的化名,在一年时间里给某部一营写了20多封信,为部队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寄书、汇款、献策、出力。她说,她就是通过阅读了《解放军文艺》、《昆仑》等军事文学书刊而了解解放军、热爱解放军的。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习近平主席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长期而艰巨的伟大事业。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实现这个伟大事业,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他还说:“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我们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围绕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适应备战打仗需要,使军事文学创作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再出发,必将再掀起一次军事文学创作发展繁荣的新浪潮。

种心理的情感表现。《音乐与战争》从“音乐对战争致效的生理因素、社会因素、心理因素、美学因素和传播因素”作了较为全面的深入的探讨,其中“音乐对行为的影响,以及人对音乐的行为反应,表现为音乐受众心理的认知。这种认知,既可以使聆听者产生正向的运动反应,也可以使聆听者产生负向的运动反应。”“音乐把战争中的人最想或最不敢说的内容都化作了歌词,把语言阐述不清的复杂感受,把正义、和平、理想、人心、人性、人道化作了旋律。因此,音乐及其节奏,比最好的演说家更能引起人的各种激情”等观点的引述、阐发,令人深思。

音乐文化的发展与传播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已进入网络和电子化时代。快速便捷的音乐信息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必备的精神食粮,人类战争也呈现出信息化的新形态。作为战争主体的人,人们更需要音乐,音乐对未来信息化战争的作用将日趋重要。在未来战争中,音乐可作为传播战略信息的一种舆论载体,对调适官兵战场心理、激发战斗情感、瓦解敌方斗志,仍可达到其他战术形式无法达到的战略预期效果。基于此,《音乐与战争》一书对音乐在我军未来信息化战争中的艺术运用提出五点对策性思考,即加强音乐舆论理论体系的研究与构建、加强音乐舆论资源的挖掘与储备、加快音乐舆论武器的研制与开发、加强音乐舆论战法的研究与演练和加强音乐舆论人才的选拔与培养。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进入新时代,强军兴军,是我军的神圣职责,需要与其相伴的音乐文艺作品。《音乐与战争》一书的探究及其结论,无疑具有现实的启示作用。

音乐对战争的影响,说到底是一

书苑随笔

启迪智慧,滋润心灵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进入秋天,秋色在天地万物之间一点一滴地弥漫开来,秋意也一天一天地浓郁起来。大自然似乎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在这种魔力的作用下,山川、河流、森林俨然变换了一种颜值,一种澄澈加绚烂的颜值。澄澈源于“秋水共长天一色”的通透辽阔;而绚烂则来自于那“层林尽染”的万种“枫”情。于是,我们的古人以卓越不凡的才情和丰富奇妙的想象力,为我们留下了篇篇咏叹枫叶的诗篇……

描写秋日枫叶色彩之美的诗篇,莫过于杜牧《山行》中那两句脍炙人口的经典名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古代诗人多感慨于秋天的萧瑟凄凉,被“悲秋意识”牢笼束缚的封建文人往往很难从秋意中发现美,杜牧却专赏秋色之艳,谓胜于春花。诗人用一个大大的“爱”,痴情地赞美了“红于二月花”的枫叶。凝练的文字和出神的笔法把金秋时节枫叶红透山林、红透原野的炫目色彩描摹得极具画面感,令人赏心悦目。

明代诗人张元凯笔下的“枫桥秋水绿无涯,枫叶满树红于花”与上述杜牧的诗句既有异曲同工之妙,又有别具匠心之处。除了满树的丹叶之外,诗词中还融入江南小桥流水的元素,诗句宛如一幅秋日的水墨画卷,不仅富有诗意,而且还充满了一种既宁静恬淡、又不失绚烂的意境。

刘禹锡在《秋词二首》中“山明水净夜来寒,数树深红出浅黄”,诗人于细微处着笔,写出了枫叶随气温变化而呈现的色彩变化。其实,和春天的万紫千红相比,秋天这种浓淡相宜的生态气象,让人释怀,让人坦然,让人更加心如止水,更加从容不迫。

自古以来,人们都把红色的枫叶作为秋天的一个标志性元素。然而,枫叶缘何会在秋天变得如此鲜红,宋代诗人杨万里在《秋山·其二》中有两句诗描述得幽默新奇:“小枫一夜偷天酒,却倩孤客掩醉容。”在杨万里眼里,枫叶竟然是偷喝了“天酒”而被染红的,然后躲在一棵孤松后面以掩饰自己醉酒脸红的样子。诗人以拟人手法将秋日枫叶红遍山野的景色以小见大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路转峰回出画墙,一山枫叶背残阳。”这首出自王国维笔下的小诗写得宁静而又唯美。小路随着回环的山势拐弯,出到画墙之畔。诗人秋日黄昏登高远眺,一山红彤彤的枫叶映衬着夕阳的余晖,这美丽的景色让人丝毫感觉不到

「枫」情万种缀秋色

中国古代诗词中的缤纷红叶

■王争亚

秋日的萧瑟与悲凉。

“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这是才华横溢的千古词帝李后主笔下的一首寄情于景的词作。一重又一重,重重叠叠的山啊,山是那么远,天是那么高,烟云水气又冷又寒,可我的思念却如同秋日的枫叶那样火热。终日不理朝政、沉溺于男欢女爱的李煜把对昔日恋人的眷恋之情化作燃烧的枫叶那般炽热,那般火红。在此,我们暂且不论李煜的成功与失败,仅就这首词而言,凸显了李煜对枫叶的赞美之情,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是不言而喻的。

其实,枫叶的魅力岂止是色彩的绚丽,它在人们心中还是一种美好向上事物的精神象征。当热力四射的夏季渐行渐远,当秋日的风吹雨淋霜打来临之时,枫叶实现了一个逐渐由绿转黄再变红的华丽转身,在呈现了生命最后的辉煌之后,便悄无声息地以这种灿若云霞、红似火焰的方式结束草木一秋的生命旅程,纷纷飘落的片片丹叶最终以“化作春泥更护花”的牺牲精神,默默地去迎接来年大地重新萌发的那一抹抹新绿……

用真实还原历史

——读长篇小说《铁腿神枪》

■杨立元

新书评介

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董连辉近年来矢志不移地从尘封历史中寻觅沉寂多年的英雄事迹,为那些在抗日战争中抵抗外辱、英勇牺牲的烈士们“书写他们保家卫国的热血诗篇,以艺术的真实还原他们浴血长城、荡气回肠震山河的伟大壮举”。他先是写出了《长城证明》,现在又创作了《铁腿神枪》(中国文史出版社)。两部书写的都是冀东抗战英烈的事迹,不仅仅是在诉说和还原历史,也承载着作者对烈士的敬仰和缅怀。

《铁腿神枪》是根据抗日英雄欧阳波平的真实事迹创作而成的。既是对英雄历史的深切缅怀、深情述说。作者凭借对历史材料的充分掌握和深入开掘,写就了这部高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牺牲精神,礼赞高尚的人生信念和崇高革命理想的英雄传奇。同时,作者在真实地再现历史情境的同时,还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为作品注入时代精神和现代思考,这不仅让人沉浸在那场撼人心魄的革命战争的宏大叙事中,还能引发人们对那场战役的思考以及对今天得来不易幸福生活的珍惜。

作者是以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塑造抗日英雄欧阳波平的。“他是一位传奇英雄,浴血淞沪、跃马黄河,从国民党军到红军、八路军,抗日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挺进冀东后,他纵横长城内外,驰骋滦水之滨,神枪令鬼子闻风丧胆。”作品用历时性结构描述了欧阳波平的神奇一生,从他“铁脚万里踏幽燕”“青纱帐里逞英豪”到“智勇双全扭危局”“浴血长城战迁安”,再到“驱倭荡寇滦水边”“雪山禁区破极限”,直至最后“血刃仇敌干河草”“英雄喋血彭家洼”,表现了他智勇双全、神枪无敌的民族英雄的凛然正气,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民族血性,以及不屈不挠、抗战到底的民族精神。这样,一个英勇无畏、神枪无

敌的英雄形象就展现在我们眼前,令人钦佩不已、赞叹不绝。

英勇无畏、勇往直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可视为主人公欧阳波平的外在表现。欧阳波平历经战火磨砺而百炼成钢,从一个老红军战士成长为冀东抗日主力团的参谋长。他铁脚神腿,爬雪山、过草地,踏泥水,为抗日踏遍大半个中国;他枪法如神,百发百中,令敌人闻风丧胆;他善于搏击,功夫神技压群雄,在比赛中曾击倒12组对手,令战友心服口服。他初到冀东之时,先是技惊战友,后来神射敌酋,令日寇溃逃,取得了白草洼战斗的胜利。他后来又在干草河战斗中,击毙制造潘家峪惨案的罪魁祸首日军指挥官佐佐木,为潘家峪人民报仇雪恨。小说高度弘扬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表现出了一种荡气回肠的崇高之美,给人以心灵的震撼和精神的鼓舞。

作品洋溢着崇高的美学力量。正是在与日寇的殊死搏斗中,人的精神得到提升和扩张,因而显现出一种崇高的悲剧力量。如潘家峪惨案中潘家峪人民与敌人生死拼杀,李方力和欧阳波平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英勇牺牲,都给人一种惊心动魄、悲痛不已的悲剧感。其次,作品充分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灭绝人性、道德沦丧、奸淫烧杀,像野兽一样残害屠杀中国人的暴行。潘大娘、潘凤等潘家峪的乡亲们待子弟兵亲如一家,百般照顾,给他们做棉鞋和烙饼,但后来都在潘家峪惨案中被杀害了。这种强烈的比照中有力地显示了人性的美与丑。作者把崇高的美学力量蕴含在曲折的情节中,结构大开大合,方法多种多样。这部作品有如民间说书的美感,十分讲究故事性,注重情节奇巧多变。

作品的语言质朴而富有文采,平实而饱含生动,简约而蕴藏韵味的美质,带着滦河水的甘冽和冀东山乡的清新,书中一些地名、人名,以及环境、风土人情的描写也都是真实的,充满了强烈的地域色彩。这些,都多方面地显现出作品的美学力量。

战歌相伴鼓钲鸣

——读军事理论专著《音乐与战争》

■徐帆

高唱战歌,直到铙和战鼓声起,才开始交战,歌声、铙钲声、鼓声汇成一片,震撼山岳,使闻者惊悚慌乱。”在中国,荀子有“乐者,出所以征诛也,入所以揖让也”的识见,毛泽东则有文化艺术“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的雄论;法国的《马赛曲》奠定了法国的基础”是罗曼·罗兰名言;前苏联的马雅可夫斯基则有“无论是诗,无论是歌,都是炸弹和旗帜,歌手的声音,唤起阶级”论断……这些都从不同角度表明和反映了音乐与战争的特殊关系。

《音乐与战争》向人们展示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现代国家及其国歌大多都是在其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战争中诞生和产生的。《国际歌》诞生于保卫巴黎公社的战斗失败后;《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战争年代,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爱尔兰国歌《士兵的歌》是在民族运动高涨时期产生的;墨西哥合众国的国歌最初命名为《墨西哥人,响应战争的召唤》;《马赛曲》象征法国革命的号角,在法兰西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产生,后来定为法国国歌。《星条旗》诞生于英美战争的紧要关头,后成为美国国歌;古巴共和国国歌《巴亚莫人之歌》产生于古巴革命起义的浪潮中……这些事实表明,音乐与战争有着独特的联系,有人说,越是

战争激烈的地方,越是激动人心、堪称经典音乐产生和回荡的地方。

音乐能成为战争的工具,并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产生重要的影响,是由其本身具有特殊性质、特殊作用决定的。音乐作用于战争,其最大的优势在于,它不需要其他环节,直接作用于人的情感、情绪;它没有国界,传播、接受不受语种界限的阻隔,是全人类共同的语言。“音乐能够简化、集中和传播集体精神,在听众中唤起战斗的情感”。战争中,人的精神力量的潜能是巨大的,一旦爆发将产生不可抵御的洪流。音乐是点燃人的情绪的“导火索”、激发人的精神力量的“引信”,放大人的精神力量的“倍增器”,因而能够通过其“动员激励己方军民士气,构筑战场舆论防线;具有软化瓦解敌方意志,取得柔胜制敌效果;反常用乐干扰受众心理,取得‘音乐轰炸’效果;隐真示假,营造和平景象,麻痹敌众心理;传号施令,指挥部队统一行动”的作用而对战争的结局和运动轨迹施加影响。其致效过程是传播者借用音乐独特的表意功能,针对敌我双方军民的情感需求,适时地释放相应的音乐信息,营造出一种战时“音乐舆论环境”,进而影响人们的认知心理,作用于个体产生不同的行为态度和意志行动。

音乐对战争的影响,说到底是一

深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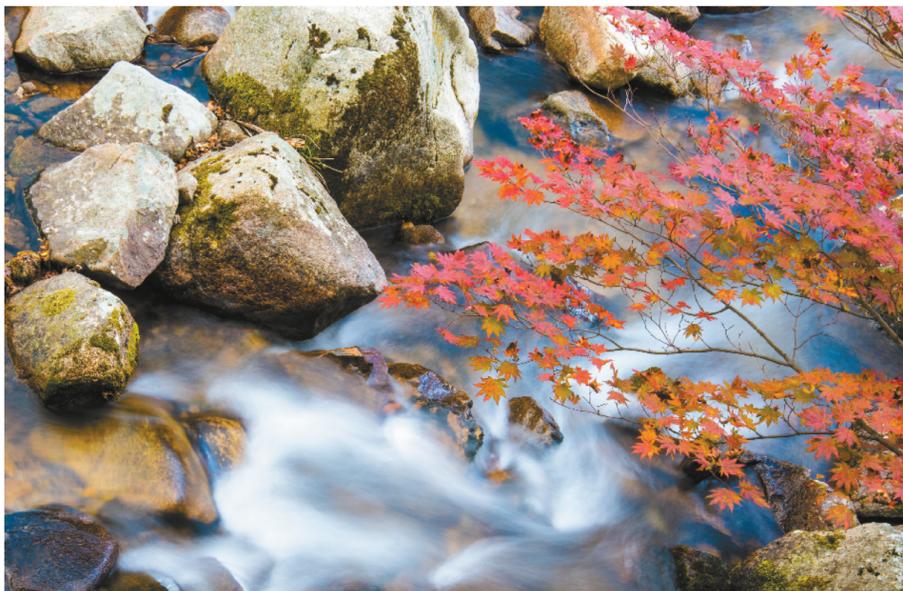
在阅读中把握深刻内涵

世界如同一张无形的大网,处在这张大网之上的各种事物看似各不相同,其实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所谓“看似无关却相关”。一本好书就是把“看似无关却相关”的事物揭示出来,展现在人的面前,拓展人的视野、更新人的知识。《音乐与战争》(国防大学出版社)就是一本这样的书。它把“音乐”与“战争”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联系起来,从历史与科学的角度剖析其深层特殊关系,深入解读“音乐如何使子弹飞”的密码,颇有新意。

纵观历史,回溯文明,探寻厘清音乐与战争的互动关系。《音乐与战争》论述到,从音乐起源考证来看,原始部族之间角斗前的喊杀叫阵、长啸悲鸣与后期音乐的律律构成的联系,可视为音乐与战争内在联系的源头;从史料记载和先哲们的论述来看,指称音乐与战争具有特殊关系是人类思想的普遍共识。《多桑蒙古史》中这样记载:“阵势既列,奏种种吹奏乐器,继以战歌,于是鸣鼓钲作战,发矢如雨”;《马可·波罗游记》也有记载:“按照鞑靼人的习惯,战阵摆好后,就吹奏起各种各样管乐器,继而

大美中国·流动的秋天

胡传木摄



长征

第4339期

今日阅读